



琴台客聚 彥火

且容蟄伏待風雷

錢先生（錢鍾書）年輕揮斥方遒，激揚文字，不免有恃才傲物，但他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與他同宿舍的人，是一個研究歐洲文學史和希臘的文學批評的同學，名叫常風，又名常風瓖，與錢先生可稱知交。

「那時兩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涼風瑟瑟，吹動簾帷。常風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錢鍾書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夢綿綿，真是羨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詩——《不寐示鍾書》：『簾帷瑟瑟風初起，鼻息微微夢正酣。良夜羨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諳。中宵舊恨上心時，此恨故人聖得知。一事無成空抱負，百端難解是愁思。』」（李洪岩，下同）

常風曾於1946年至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著述有《棄餘集》、《窺天集》、《尼采的悲劇學說》等學術專著。

畢業後，各奔東西。常風生性悲觀，不常寫信的他，1934年春，「卻突然從太原給錢鍾書來一封信，說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殺。錢鍾書看後大吃一驚，危心酸鼻，很替同學擔心。他說：『有希望，死不得，而無希望，又活不得』，怎麼辦呢？只能像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且復忍須臾。』」為此，他特意給常風寄去

一首詩：『慣運作答忽書來，懷抱奇愁鬱莫開。赴死不甘心尚熱，偷生無所念還灰。升沉未定休憂命，憂樂無經足養才。埋骨難求乾淨土，且容蟄伏待風雷。』全詩層層遞進，引出的結論是：死也是白死，連塊乾乾淨淨埋屍的地方都沒有，倒不如將苦難當做一筆財富，暫時委屈忍耐，以待時來運轉。」

錢先生一番充滿人生哲理的話，把常風的悲觀失落情緒一掃而光，挽救了一個學者的生命。常風後給錢先生寫了信，因受到啟示，不再尋死了，錢先生很替他高興。寫了一首詩覆他：「朔雪燕雲我亦思，輸君先辨草堂資。何年燈燭光能共，滿地江湖會少期。世態重輕憑得失，天心顛倒看成虧。哀情古語真堪味，好夢無多說未癡。」

由此可見，錢先生也是一個性情中人。

關於常風本人，見文字不多，山西榆次人，1929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其間與錢先生做室友和同學。

也許受到錢先生的激勵，他一生從事教育事業，作育英才，先後執教太原平民中學、北平藝文中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山西大學等。桃李遍布。2002年在太原病逝，享年92歲。

（《錢鍾書逝世廿五周年紀念》，之七）



爽姐私語 林爽兒

澳門街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澳門，因為那裏沒有我的落腳地方，沒有熟悉的朋友，也捨不得住酒店，皆因要千幾兩千蚊住一晚，所以我想回家睡自己的床，只想去吃那邊的當地美食，沒朋友帶根本摸不到心水店，也因此從來沒主動找伴前往。每次去也必定有工作前往，否則是完全提不起興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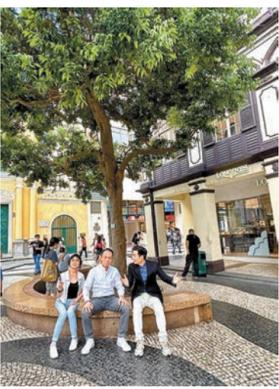
幾年了，上一次是2019年吧，朋友帶我們一行人去參觀一間超華麗的酒店，那一家的是酒店，因為它沒有賭場，當日在那豪華酒店拍了很多照片留念，也吃了兩頓豐富美食，還說下次要來住一晚超豪華套房，那之後香港亂了，再之後世界病了，再之後那華麗酒店也沒有了！

挨過了那幾年，大家鬆口氣，儘管仍然有不少狀況存在，但最近開始復常，各業開始慢慢復甦，我又因為工作關係，跟領導跑澳門去了。

澳門地方沒什麼好玩，卻又有值得人欣賞的角度，橫街小巷，保留着很多特色的建築物，是個人特別喜歡的，每有機會經過，我便對同行朋友說想住在那裏，那房子像小時候外婆在中區小半山的居處，想起往事便想起外婆想起那房子。老房子永遠在心中佔着重要的位置！

知道澳門很多人在為老房子老區做活化，但街道窄小也是個大問題，那日我們陪同即將

於7月底到澳門威尼斯人參加金沙中國表演藝術計劃、桃花源粵劇工作舍製作的《帝女花》65周年的老宿，其中3位李龍、王志良和白雪紅便被安排到當地任白住過、演出過的地方尋找當年的足跡，板樟堂便是很吸引的地標！只是我們去一個地方拍攝，請了當地工作司機回來接載的話，他們必須重新走一圈才找到我們，因為街道短小，沒有可走的捷徑！與非常瑰麗堂皇的各大酒店賭場相比，是發展得有點奇怪，一間賭場酒店佔地之大，令人咋舌，我們那兩天只在工作、吃飯、休息的地方已經行到索氣，可能我們運動少，走路也少，入賭場酒店逛逛吃吃也是一種鍛煉！



◆（左起）白雪紅、李龍、王志良在澳門的地標叫一叫！ 作者供圖



落地觀察 湯禎兆

樂園樂與怒

在香港有時為了給孩子「放電」，一些室內的樂園往往都是對選擇，無論怎樣也不能免俗地去光顧一下；不過由衷而言，經驗好壞的參差度頗大，在此也不妨具名分享，好讓其他家長有參考作用。

值得一讚的有沙田富豪花園的香港攀爬樂園，有2小時的體驗票供選擇，而且陪同入場的成人也有特價優惠（僅100元），基本上予人歡迎體驗之感。更換好裝備後，亦有工作人員針對性的介紹，而且確保每一人都在他眼前嘗試過，也要求作為陪同者的我要熟悉所有安全程序才離開，整體上表現專業盡責，令人安心。除了高牆攀岩外，場內也有不少較低難度的設施（攀岩頗費體力，孩子其實不會玩太久），如忍者關卡、健身房及抱石牆等；簡言之有足夠的其他選擇，讓孩子盡耗體力。不過我們是在下午午去的，不知道周末假日會不會人山人海呢？

至於令人失望的，首推鄰近奧海城的Super Sport Park。收費較貴不在話下，更為甚者陪同者收費竟然同價，又規定要買樂園提供的防滑襪！更令人氣憤的是，入場券包含的所謂小食拼盤套餐（難吃程度已不值一提），竟然不能在樂園內的餐廳進食。一旦進入餐廳，又要另外再叫餐飲——由入場的一刻，無一設定不是以從客人身上賺取最大金額為原則，令人極為反感。此外，場內的衛生管理也令人咋舌，理論上場內不可穿鞋，只可穿防滑襪走動，但洗手間則在入圍機外，眼見不少人去洗手間時，均不會換上鞋再去，然後穿着相同的防滑襪又在不同的遊樂設施中穿梭往復，大家可以想像當中的情況……

至於內裏的遊樂設施，處處可見歲月的痕跡，更遑論暫停服務的部分——凡此種種旨在提醒大家，如果想挑戰自己的接受底線，歡迎不妨一試。我們則肯定永遠不會再訪！



姚弦雅音 姚珏

歸來

6月2日，我們香港弦樂團「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心」的內地巡演正式開幕，這也是國家藝術基金首次全面開放港澳特區申請後最先入選的項目之一。疫情3年，弦樂團的巡演也不得不暫停，這次重新出發，整個弦樂團再回到內地巡演，大家都有經歷盡滄桑，終於歸來的心情。

巡演開幕的第一站演出在深圳大劇院，演出非常成功，我很高興見到很多老朋友和樂迷。我和深圳大劇院頗有淵源，這次又見到許久未見的朋友、大劇院總經理鄭文霞女士。深圳大劇院30多年前已經投入使用，是中國第一座大劇院，2009年又完成了升級改造。我記得深圳大劇院開幕初期，我就和父親姚笛，與當時的深圳交響樂團合作在大劇院演出過，因此和鄭總已經相識，此次重逢更是喜悅。

記得當年到深圳演出，正是改革開放初期，深圳都是泥地，沒有什麼馬路，今年已經是改革開放45周年，如今的深圳舊貌換新顏，城市多美麗，我為國家的發展感到自豪和高興。深圳的藝術文化水平也不斷提升，觀眾對我們的演出非常熱情。本次音樂會世界首演了由香港音樂家符元偉編曲的《顧嘉輝粵曲金曲迴響》，讓樂迷感到欣喜。前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市前政協主席戴北平聽完音樂會後表示，聽到這些顧嘉輝先生的曲子，就喚起了當年的記憶；那時候香港的流行歌曲風靡全球。我們的演出把他又帶回了當初的情景，頗有感觸。

音樂會的下半場我和弦樂團一起演奏了世界名曲《四季》，觀眾反響熱烈，一直呼喊要求加演。我們就加演了一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曲子《放馬山歌》，觀眾對

用西式樂器演奏中國民謠，這樣中西結合的方式也非常喜愛。音樂會的高潮是我們演出《我愛你中國》，全場鼓掌和呼喊，不讓我們離場，觀眾中還有人喊出要求我們加演《梁祝》，熟悉我的樂迷一定知道我當年是第一個錄製《梁祝》音樂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所以我最後應現場觀眾的熱情要求，即興獨奏了一段《梁祝》，以感謝樂迷的深情厚意。因為我們的藝術家要當天來回深港，比較辛苦，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加演。但觀眾一直在喊「明年一定要再來」，讓我們激動。

演出結束之後，我又接受了深圳當地媒體的採訪，近半夜離開劇院時，竟然還有一些樂迷在等着我，他們拿着我二三十年前的CD《飄雪》讓我簽名，當年這也是最早用流行與古典結合的方式錄製的專輯，他們還記得多年前我來到深圳的演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一點讓我感動的是，去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我本來在深圳應該有一場獨奏音樂會，但是兩次都因為疫情取消了，這次很多觀眾帶着孩子來，他們說我們當時都在等你來，但每次都因為疫情取消。這次總算可以演出，所以一定要到現場支持。

回到內地的巡演，真的就像回到家裏一般的溫暖和感動，我們的香港青年樂手也感受到大灣區的飛速發展，和內地不斷提升的文化藝術欣賞水準，未來內地的舞台和音樂發展前景廣闊。經歷了疫情3年考驗的我們，去內地巡演更是一種心情的歸來。就像一首歌曲《歸來》中唱的，「今夜且把激情當酒喝，我是眷戀故鄉的孩子，回來了，讓我們唱首歌分享這久違了的光和熱，不管路上的風波曲折。」這次內地巡演還會在哈爾濱、長沙、天津、瀋陽、北京舉行，未來的專欄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路的見聞和心情。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當下的她，比誰都看得透徹

不管是歌星抑或是演藝人，同樣需要更多的舞台來展現才藝；中國內地是娛樂圈中人（包括台前幕後）瞄準的「大市場」之一，加上香港的電視台內地的電視台等傳媒娛樂機構、單位合作頻繁，直接或間接地讓香港的演藝人有了更廣更寬的平台去闖。

最近內地的音樂綜藝節目《我是歌手》和《聲生不息》等，觀眾可以欣賞到香港樂壇多位「唱將」，如林憶蓮、杜麗莎等殿堂級歌星的唱功，她們一波又一波的獻唱，不單止在內地圈粉不少，連內地樂壇已成名利就的眾歌手們，對港樂壇的唱將們的唱功及表現，亦表示嘆為觀止，精彩的表演他們是「拍爛手掌」，心裏不斷吶喊：被征服了。被征服了的同時，也表達着他們渴望爭取與對方在舞台的合作機會。

早前香港及台灣樂壇頂尖唱將林憶蓮與張惠妹的合唱，就帶來了一場聽覺盛宴，強強聯手，至今仍為樂壇中人津津樂道。樂壇中人最喜歡「穿梭」於大小音樂會、音樂選秀節目「觀摩」揀蟀，近年有不少歌星的二代，誰是樂壇看好的苗子？就以樂壇天后王菲的女兒竇靖童、杜麗莎的女兒最為矚目：「當然以王菲加上內娛搖滾樂的竇唯，他們的女兒竇靖童的『光環』是最大最亮。」

因為母親王菲是樂壇天后，擁萬千歌迷，不少粉絲的主觀視角認為竇靖童唱歌的嗓音、技巧等各方面，應該跟王菲相似度十足。然而很多聽過竇靖童演唱的樂壇中人則認為母女倆有着不同的音域、不同的色彩，舞台上的竇靖童「風格」，不多不少都有着父親竇唯的影子；無疑父母的遺傳是存在於竇靖童天賦的細胞內，但，竇靖童的「風格」確實有自己的一套：「跟唱將們前輩的合唱，竇靖童的表現頗為自信，現場所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情感演繹，前輩們唱的是『回憶』，帶着強烈的故事感，而竇靖童的聲線很清脆、潔淨，調子把控得好『穩』，唱的是『現在』，所以跟任何一位樂壇唱將合作，她亦不會被『比下去』，這些都是竇靖童的個人特色吸引者歌迷之處，或者老土地說，竇靖童根本就不用以超越父母來證明自己，做自己及全力以赴已是演藝人成功的要訣之一。」

跟竇靖童多次傾談過的音樂人指她在言語間，都在呈現着當下的她，在思維方面比誰都看得透徹，例如她說過：「光環的光的確令人贏在起跑線上，但這份光又能『照』得有多遠呢？不可能照一輩子吧！所以還是靠自己的實力才是最穩妥往前跑的本錢。」不過竇靖童能否在若干年後仍如此心水清？有所改變？就誰也說不準了！

鴿聲悠揚

角落裏出沒，村裏的人都很喜歡。每當有鴿子飛過頭頂，都會有人抬頭觀望，欣賞半晌，就像給牠們行注目禮。

我曾很想養幾隻鴿子，讓牠們在我家屋頂上飛翔，讓牠們落在我家的院子裏，認為牠們能從天外帶來些美好的訊息。或許牠們在飛翔的時候，發現過很多書本上沒有寫到的神話，大地之上天空以外，肯定有許多未知的事等待我們去探索。可養育一群繁殖力很強的鴿子是需要大人們同意的，首先糧食就不能保證常年供應給牠們，再加上我們家沒有男孩子，母親不允許一個女孩去做這樣的事。這隻突然落在窗台上的鴿子使我感到溫馨與愉悅，牠帶來我所想要彌補的童年不能抵達的目標和缺失。我從廚房裏悄悄看向牠，而牠的小腦袋則側向天空和大地，我沿着牠的視線注視着天空，思考着牠們所眷戀的東西，眼前卻利時變得無限和遼闊起來了。但是我知道牠們的空間已變得愈來愈狹小，處境已變得愈來愈危險，許多地方人們對鴿子不再是單純的寵愛和欣賞，而是試圖將牠們收進籠中，滿足一些腐臭的胃囊。

這讓我感到心痛和悲傷。在我向那隻鴿子默默凝視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與牠有着某種共鳴的理想。我也像牠一樣希望能夠在這個世界上自由自在地，然而我和牠的世界永遠需要隔着一層窗。我知道牠是天空的寵兒，但我更希望牠能停留在那個美麗的地方，讓我在路過的時候能時時遇見牠。

真的再次遇到牠，是在一個引階而上的小廣場上，那是坐落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小公園，公園管理處餵養了一大群鴿子。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鴿子，我便肯定落在我家窗台上的那隻鴿子與這群鴿子之間有着濃濃的血緣。小小的廣場上，七八個孩子在學着餵食，他們拿着裝着大米的小布袋，小手掏出米粒向鴿子們撒去。這些不過兩三歲的孩子

們呀，動作和神情懵懂得可愛，隨從的大人則在旁邊和顏悅色地指導，這個場景和場景中的人都極溫暖美好。我向鴿群伸出手，讓一隻鴿子在我的手臂上停留了一會兒。這是這個城市中一個避難所，牠以牠們的美麗和自由成為這個城市裏一道別致的風景。我希望人們都能夠欣賞到這樣一些瞬間，與鴿子一起享受自然、追求自由，一起讓天空、大地、河流變得一天比一天純淨、文明。

鴿子是一種溫和而平凡的生靈，牠們常常棲息在城市的樓宇間和公園的草地上，與人類和平共處。即便如此，牠們的生存環境也並不十分理想，惡劣的空氣質量和不斷湧現的建築物給牠們的生存帶來了嚴重的威脅，而這些威脅在很大程度上與人類自身息息相關。一隻鴿子的願望，無非就是天空、河流乾淨，牠們期待的是一片藍天白雲，能夠自由地飛翔和呼吸，而不是被煙塵和霧霾所籠罩。人類渴望健康和平安，期待生態良好、低碳的生存環境，希望能夠過上綠色安寧的生活，鴿子的願望和人類的願望是多麼相似。可現實卻是如此的殘酷，城市中的汽車和工業污染屢屢把人們的願望摧毀。

享受藍天、白雲與無限的空間，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當你站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仰望華麗的群山，感受大自然的寧靜與美好時，心情也會跟着變得愜意起來。假如你是一隻飛鳥，在這裏不僅可以振翅翱翔，還可以盡情享受這片山河故地所帶來的生命能量。我們不是飛鳥，但是我們已然具有了飛翔的翅膀和技能，具有了分享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和實踐。只要我們始終堅持並積極努力，一定能夠在風景如畫的山河之間，激山水入懷，讓生命浩蕩。只要我們積極地去保護環境，從自己做起，用行動實現，一定能夠創造出我們情鍾於此的未來，給人類和鳥兒一個美好的家園。



百家廊

若荷

3天前，家裏的花狸貓生了5隻小貓，小朋友很興奮，放下書包就撥通視頻電話，一定要我透過手機攝像頭，跟她一起看看5隻顏色各異的小傢伙。3天了，眼睛都還未睜開，一個個肉嘟嘟的頭挨着頭睡成個半圓，身子隨着呼吸微微發顫。小朋友壓低了聲音悄悄說，貓咪出去吃東西了，我們才能偷偷看一下小貓呢，等她一回來，我們就都得起緊察開門。小朋友9歲不到，已從祖父母那裏知道了貓咪的習性：若是有人覬覦牠的小貓崽，牠是一定要在深夜裏重新覓一處藏身之地，再回來把新生的小貓崽都叼走。

貓咪是花狸貓的名字，小朋友給起的，她看着牠從一隻巴掌大的小貓崽，長成了5隻小貓崽的媽媽。貓咪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寵物貓，天一黑，牠就順着院子裏的葡萄藤，悄悄咩咩溜出去，天亮了才又出現在陽台上，一整晚也不知去了哪兒。自從家裏養了十年的牧羊犬黑豹老死後，貓就佔了牠的窩。不出門的時候牠就成日貓在窩裏，多叫一聲都不肯，但是只要小朋友回來，牠立刻轉了性子，又是用頭蹭牠的腿，又是用尾巴

花狸貓和金魚風箏

撻牠的手，恨不得整個身子都牢牢墜在她腿上。真是一刻也不捨得分開。

貓是有些靈性的。我幾年沒有回家，小朋友已經從幼兒園升讀四年級。儘管平常也會透過視頻電話，和她東聊西聊，也曾用陳奕迅的《孤勇者》對上過暗號，可到了線下，彬彬有禮的隔閡感還是一望便知。我在家的日子有限，小朋友一個禮拜5天上學一天補習。等她回家做作業時，才安靜地陪坐在她旁邊。梳着兩條長辮子的小朋友，已經是很有成算的小姑娘了。她自己要做計算題，要寫作文、寫單詞，還要錄製視頻作業，就安排我在一旁做手工作業、畫水彩板報。手工作業隔一天才有，水彩板報是每天都要畫。起初，貓咪對我懷有敵意。見我和小朋友並排趴在桌子上畫板報，牠就在桌子下踱來踱去，毫不掩飾深藍色眼睛裏的煩躁。見我搶着去門口接過小朋友的書包，牠就弓起背朝我嗚咽幾聲。畢竟，我分享了牠和小朋友每日獨處的時光。後來見我吃飯，總會時不時把碗裏的肉丁挾出來，放在飯桌上，特意招呼牠來吃，才漸漸對我溫順了起來。到後來，竟也肯

用尾巴尖兒主動來逗逗我的手背。和小朋友的生疏感，也是因為先得到了貓咪的認可，才開始一點一點解除。

有一日放學回來，書包還沒有放下，她睫毛上凝結着的不愉快，就肉眼可見地滑落在臉上。前一日，我們兩個人聯手做的金魚風箏，被手工老師留在了學校陳列室。金魚的輪廓是我先用炭筆勾勒出來，彩虹一樣燦爛的魚鱗和魚尾巴，是牠用水彩筆一筆填上去，風箏的骨架是我們兩個人合力完成的。風箏做好後，她開心得兩條麻花辮子晃個不停，整晚都把頭歪在我的手臂上，絮絮叨叨，講了很多學校裏的事情給我聽。直到要睡覺了，還讓祖母把風箏掛在床頭，睡醒了她睜開眼就要看到。我想，這一晚，小朋友的夢裏大概應該是跟我一起，瘋跑着放風箏吧。

過於精緻的金魚風箏，終究與天空擦肩而過，要長久被收藏在學校的櫥窗裏。那5隻尚未睜眼的小貓崽，全部名花有主——已被親朋好友們索要一空。小朋友和我也一樣，也不得不開始學着要直面大大小小的割捨和分離。

到底是誰將短短的人生，安排成這樣的呢？